新石頭記/第2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回　何處有堂前三尺法　忽地來天外一封書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玉被壓的的悶絕了，昏不知人，只覺得身子像是輕飄飄的，飛將起來；只苦得不聞不見，到底不知自己是死了不是。正在恍恍惚惚的時候，忽聽得遠遠的有人提著自己的名字來叫，嘴裡要答應問是誰，卻又如同啞了一般，喊不出來，慢慢的那叫聲愈叫愈近，只是自己答應不出的苦。忽然一陣覺得喉嚨裡一股熱氣，直透到肚子裡。猛又聽耳邊一聲叫，睜眼看時，只見伯惠伏在自己身邊，那禁卒也在旁邊，還有兩三個人，都忙在一處，也不知他們忙些什麼。四面一望，見自己睡的是牀。暗想：他方纔明明把我抬到地下，怎麼又抬了上牀？他明明是要壓死我，怎麼又是這種情形？伯惠何以又得信，連夜的趕來？此刻想是救活我了。心中胡思亂想，嘴裡仍舊說不出話來。伯惠又灌了兩口參湯，寶玉才慢慢的回過氣來，微微的對伯惠說道：「勞你駕了。」伯惠道：「好了，你此刻覺著怎麼樣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過喘息難點罷了。」

伯惠方要答話，只見外面闖進一人來，問道：「回過來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那麼我先回話去。」說著，匆匆去了。寶玉看那人時，十分面善。不覺默默的尋思，忽然想起正是那同寓的孛生，十分疑惑，不解何故。要想問時，嘴裡又懶得說話。伯惠又安慰了幾句話，又送上參湯，呷了兩口。一會兒，焙茗打著燈籠來了。伯惠便道：「此刻已經一下多鐘，我先回去，留下焙苔伺候你。到天明之後，便可以出去了，你將息點罷。」寶玉點頭答應，伯惠去了。

寶玉又歇了好一會，慢慢的坐起來，此時人都散盡了，只有焙茗在旁邊。寶玉走了兩步，覺得神虛氣喘，週身骨節甚是酸痛，又覺得腳下踩著許多砂子。重複坐下，叫焙茗看看地下是什麼，焙茗拿燈一照，道：「咦，那裡來許多米呢？」寶玉在自己身上一看，見衣服上都染上一層白塵，方纔明白那禁子拿來壓我的，正是幾袋米。但是既然要致死我，何以又救回來？並且方纔同寓李生，何以也到這裡來？真是令人不解。因問焙茗道：「這幾天吳老爺在外面忙些什麼，同些什麼人往來，你可知道？」焙茗道：「吳老爺天天出去，小的每天不是往這裡給爺送飯，便在寓裡守著，都不知道。只有前回同寓的那個穿短衣，戴草帽的人，昨天來過一次，和吳老爺說了好些什麼涼大人，熱大人，又是什麼拜門口拜窗戶的，小的都不懂。」寶玉聽了越筧糊塗，身上又覺得難受，便和衣躺下。心中轆轤似的，想著那剛才之事，只是想不明白，直到天色微明，方纔睡著，睡著那剛才之事，只是想不明白，直到天色微明，方纔睡著。睡夢之中，仍覺得身子輕飄飄的，隨風飄蕩。正在夢魂顛倒了之際，忽耳邊聽有人說話，不覺驚醒。睜眼看時，只見伯惠站在旁邊，寶玉連忙起來。伯惠道：「恭喜！事情完了，出去罷。」一面指揮焙茗，收拾鋪蓋，又賞了禁卒酒錢，便同寶玉一同出來。門口早有兩乘轎子伺候著，兩人各各上轎，回到棧裡。

寶玉一路上看著天上的日光，覺得身心一暢，大有天地異色光景。到了棧裡，便沐浴更衣。伯惠便同他置酒壓驚。寶玉道：「說著這件事，是真可笑！差不多鬧上了半個月，我猶如做夢一般，直到此刻還不明白。只知一向都是勞你的駕，費你的心罷了。」伯惠嘆道：「說起來真是荊天棘地。你這回的性命，真是間不容髮。倘遲了兩三分鐘，我此刻只怕要安排和你買棺材盛殮的了。你那得罪的原由，我已略為告訴過你，不必再贅了。我自從打聽得他們栽上你一個義和團餘黨的罪名，便十著急，真是無縫不鉆的了。那天，那禁卒又說是已經交代把你報病，益發慌了。你知道此中弊病，凡是上頭叫報病的，這人就不長久了。你知道此中弊病，凡是上頭叫報病的，這個人就不長久了。無論幾天，便叫禁卒下手結果了，就報個病故。你想還到那裡去伸冤？我忙忙的託人介紹，找那李生去斡旋，說了三天，方纔妥當。說得好好的，是昨天行事的；昨天我去看他三四次，都不在家。後來再三打聽，知道他前夜過江，到漢口去吃花酒，還沒有回來。我又趕過江去，找著了他，硬拉了回來，已經二鼓時候了，叫他連夜去幹事，我還跟著他到了那監督的公館裡。他進去說話，我在外面等他。一會兒，他匆匆的出來說：『恐怕來不及了，因前幾天交代的，是今夜要人，今天一天又未見有人去關說，此刻不知怎樣。』便同他匆匆到監中，只嚇了我一個半死。那禁卒千不肯萬不肯的，不肯讓我們去看你，情知是凶多吉少的了。那李生拉了那禁卒，到旁邊說了幾句話，又親身到本官那裡討了

主意，方纔放我們進去。你已是直挺挺的睡在地下，氣已經閉了。七手八腳的好容易救了過來。今天一早我就具了保狀，託此地的鋪家蓋了圖書，重重的花了幾兩銀子，馬上遞進去，批准了，才得和你出來。」

寶玉道：「說了半天，這位監督的手段，這裡官場的奇橫，我是略知一二的了。然而這番斡旋是用的什麼法子，你也要告訴我，好讓我知道。」伯惠笑道：「這件事可有屈你了。你知道這位監督最恨的是人家諷刺他。大凡惡人諷刺的，一定道喜人奉承。他還有一個脾氣，最歡喜人家拜他的門。我輾轉見了那孛生之後，許了他的酬謝，託他去關說。只說你起先的話，是一時鹵莽，後深悔失言；又聽說監督的孛問，如何淵博，如何純正，便欲列門牆。把他說轉了，卻要先見了見及門生帖子，才肯放人。昨夜連夜辦的便是送見、帖子。你此刻出了，還得去拜見他呢！」寶玉呆了一呆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這種人，我為什麼要拜見他呢！」伯惠笑道：「為的是救命！難道認真去拜他做先生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既然送了見、帖子就算了，何必要我親自去拜呢！總要想個法子，免了纔好。」伯惠道：「你認真不願意去，就讓我冒了你的名去見見他也不妨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也犯不著去見他！並且他雖不認得我們，孛生是總認得的。」伯惠道：「你何必如此固執，須知道古人的話：『在他簷下過，不敢不低頭。』你十多天牢獄之災都受了，何在乎一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麼你此刻在這裡沒事了？」伯惠道：「沒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還不好辦！我們馬上就渡過江去，跑上輪船，往上海一溜，就完了。還怕他趕到上海去找我們麼？」伯惠道：「這個不妥當，還是去見他一見的好。」寶玉執意不去，道：「就這麼一溜，你說不好，還有個法子，只要寫個信給他，只說因了幾天，病了，一不能來見；約他緩幾天，我們再設法避他。然而這個信，是要你代勞的。這個『夫子大人函丈』我寫不來。」伯惠笑道：「這也是一法。」於是取過筆硯，代寶玉寫了一封信，交代黃福送去。一面兩人對坐飲酒，又談談人情險詐，入世艱難的話。

吃飯過後，黃福回來，呈上回信，並兩部書。寶玉並不拆看，還是伯惠看了。那信上寫了些老氣橫秋的話。看那兩部書時，卻是一部什麼《叢編》、一部《詩文稿》，都是這位監督的大著作，送給新收門生的。伯惠翻了兩頁，遞給寶玉。寶玉擱過一邊，在那裡出神。你道他忽然出什麼神？原來他想起自己在大荒山青梗峰下，清淨了若干年，無端的要償我天志願，因此走了出來。卻不道走到京裡，遭了拳匪；走到這裡，遇了這件事。怪不得說是野蠻之國，又怪不說是黑暗世界。想我這個志願，只怕始終難酬的了。要待仍回青梗峰去，又羞見那些木石鹿豕；要待不回青梗峰，卻從那裡去酬我的志願？想到這裡，不筧六神無主，心中一陣糊塗了。耳無聞目無見的呆呆的出神。

恰好焙茗泡了茶，送上一碗茶來，一連叫了兩聲，寶玉只不答應。焙茗道：「好好的，又怎麼著呀！想是老病又發作了。」伯惠本沒有留心，忽聽得茗說話，連忙看寶玉時，果見他目定口呆那般光景。只當他昨夜吃了虧，病了，因勸他睡下。寶玉聽伯惠說話，忽然神魂返舍，說道：「我沒有事，不過在這裡胡思亂想，想出了神罷了。」伯惠道：「又想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想到底不如速回上海。好在有信去了。他明知我一兩天內不能去見他，趁今天走了，他其奈我何？」伯惠道：「其實也可以使得，不過匆忙了些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行李又不多，說走就走，有什麼匆忙呢？」伯惠道：「你好好的憩一天罷，明天走也不遲。」商量定了。次日便算清了房飯帳，到了黃昏時分，僱人挑了行李，出了漢陽門，僱個划子，划到輪船旁邊，揀定了房位，又復乘風破浪的到上海去了。至於那位監督，受了寶玉的贄玉生貼子，卻把兩部大作算做還禮，終久不曾見寶玉一面。以後他還追求與否，我這書中，也不及表了。

且說伯惠到了上海，便約寶玉不必再住客棧，搬到自己家裡去住，寶玉依允了。等輪船靠定了碼頭，二人捨舟登陸，便到伯惠家去。船上行，李自有黃福、焙茗招呼。伯惠和寶玉到家時，不免息風塵。家人們送上好幾封信，都是去後接到的。伯惠一一看了。內中卻有一封是託轉交寶玉的，便順手遞了過去。寶玉接來看時，卻是薛蟠的手筆，拆開一看，上面半文半俚的寫著道：

寶兄弟大人閣下：

自從北京一別，我們走到長新店等候，天天還望天兵打勝誰知後來，果然應了賢弟之話。有人來告訴我，皇帝老子也跑了，於是知道賢弟之話不錯。恐怕此地安身不得，欲到自由村，又不識路途，在此問人，人人都不知。幸喜遇見一位朋友，叫劉孛笙，別字茂明；他認識路途，我就與他同行。刻下已經到了自由村，住在劉孛笙家。

此處地方甚好，真是自由自在。比較上海有天淵之隔，好上好幾倍。賢弟不妨來游一次，方知吾言之不謬也。如果賢弟要來，我之款祈代帶來。不然賢弟用了，亦不妨事也。云云。

寶玉看了，交繪伯惠看，伯惠道：「這自由村是什麼地方，倒不曉得，想是一個極偏僻的地方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就是這話。但不知怎麼比上海好幾倍。我在這裡也是閑住，我打算認真去走一次看呢。」

不知寶玉到底去與不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